

李碧华

／ 著

楚馆秦楼，惹楼犹柳，不过是飘渺绮梦。
只缘得信笺荒唐，存疑参商，前无去路，后有追兵。
真是，如何过得一生！

胭脂扣

新世界出版社




胭脂扣

李碧华

／ 著

李碧华代表作 惊悚悬疑 子白受陈碧华
李家明倾情演绎 在鬼气森森的九七
香港 掀起一阵狂澜

 世界文学出版社

本书简体字版经天地图书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出版

非经书面同意，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、转载
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、销售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：图字：01-2005-6470号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胭脂扣 / 李碧华著. —北京：新世界出版社，2006.01

ISBN 7-80187-854-X

I. 胭... II. 李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88255 号

胭 脂 扣

策划：红书坊工作室

作者：李碧华

责任编辑：刘春梅 李林

统筹编辑：丁丽艳

封面设计：奇文云海

出版发行：新世界出版社

社址：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(100037)

总编室：+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(传真)

发行部：+86 10 6899 5968 6899 8733(传真)

网址：<http://www.nwp.cn> (中文)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 (英文)

电子信箱：nwpcn@public.bta.net.cn

版权部电话：+86 10 6899 6306 frank@nwp.com.cn

印刷：中煤制图印刷厂 经销：新华书店

开本：940mm × 650mm 16 开

版次：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：ISBN 7-80187-854-X/1 · 275

定价：18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胭脂扣

十二少：
老地方等你。
如花

“先生——”

我的目光自报纸上的三十名所谓“佳丽”的色相往上移，见到一名二十一二岁的女子。

她全部秀发以啫喱膏蜡向后方，直直的，万分帖服。额前洒下伶仃几根刘海，像直刺到眼睛去。真时髦。还穿一件浅粉红色宽身旗袍，小鸡翼袖，领口、袖口、襟上缋了紫跟桃红双缋条。因见不到她的脚，不知穿什么鞋。

一时间，以为是香港小姐候选人跑到这里来绕场一周。——但不是

的，像她这般，才不肯去报名呢。俗是有点俗，却天生丽质。

我呆了半晌，不晓得作答。

“先生，”她先笑一下，囁嚅，“我想登一段广告。”

“好。登什么？”

我把分类广告细则相告：

“大字四个，小字三十一个。每天收费二十元。三天起码，上期收费。如果字数超过一段，那就照两段计……”

“有多大？”

我指给她看。

“呀，那么小。怕他看不到，我要登大一点的。”

“是寻人吗？”

她有点踌躇：“是。等了很久，不见他来。”

“小姐，如果是登寻人启事，那要贵得多了。逐方吋计算，本报收九十元一方吋。”

“九十元，才一时？”

“是呀，一般的启事，如道歉、声明、寻人或者抽奖结果，都如此。你要找谁呢？”

“我不知道他是否在这里？不知道他换了什么名字，是否记得我？”
真奇怪，我兴致奇高。

一半因为她的美貌，一半因为她的焦虑。

“究竟你要找谁？”

“一个男人。”

“是丈夫吗？”

“……”她一怔，才答，“是。”

“这样的，如果寻夫，因涉及相关法律，或者需要看一看证书。”

她眼睛里闪过一丝悲哀，但仿佛只是为她几根长刘海所刺，她眨一眨，只好这样说：“先生，我没有证书。他——是好朋友。寻找一个好朋友不必证明文件吧？”

我把纸笔拿出来，笑：“那倒不必。你的启事内容……”

她皱眉：“我们之间，有一个暗号。请你写‘十二少：老地方等你。如花’字样。”

十二少是他代号？如今仍有间谍？我失笑：“如花小姐，请问贵姓？”

“我没有姓。”

“别开玩笑。”

“我从小被卖予倚红楼三家，根本不知本身姓什么、而且客人绝对不问我们‘贵姓’，为怕同姓，诸多的避忌。即使温心老契……”

我有点懊恼，什么“倚红”、什么“三家”、“客人”、“温心老契”……谁知她搞什么鬼？广告部一些同事都跑到楼上看香港小姐准决赛去了，要不是与这如花小姐周旋，我也收工，耽在电视机旁等我女友采访后来电，相约消夜去。

如今净与我玩耍，讲些我听不懂的话，还未成交一单生意——且她

又不是自由身，早有“好朋友”，我无心恋战。

“请出示姓名、住址、电话、身份证。”

“我没有住址、电话，也没有身份证。”她怯怯地望着我，“先生，我甚至没有钱。不过我来的时候，有一个预感——”

我打量她。眉宇之间，不是不带风情，不过因为焦虑，暂时不使出来。也许马上要使出来了。老实说，我们这家好歹是中型报馆，不打算接受一些暧昧的征友广告：“住客妇女，晚七至十点，保君称心”。难道——

如花说：“我来的时候，迷迷糊糊，毫无头绪，我只强烈地感觉到，第一个遇上的人，是可以帮我忙的。”

旁边有同事小何，刚上完厕所，见一个客人跟我讲这样的话，便插嘴：“是呀。他最可靠，最有安全感——不过他已有了……”

“滚远点！”我赶小何。

但我不愿再同这女子纠缠下去。

“如果登这则启事，要依据手续，登三方时，二百七十元。”

她很忧愁。

“好了好了，当是自己人登，顶多打个七五折。”

“但是，我没有你们所使用的钱。”

“……你是大陆来的吧？”

“不，我是香港人。”

我开始沉不住气。这样的一个女人，恃了几分姿色，莫不是吃了迷幻药，四处勾引男人，聊以自娱？

“真对不起，我们收工了。”

我冷淡地收拾桌上一切。关灯、赶客。

她不甘心地又站了一会，终于怏怏地，怏怏地走了，退隐于黑夜中。

我无心目送。

小何问：“干什么的？”

“撞鬼！”我没好气地答。

“永定，你真不够浪漫。难怪凌楚娟对你不好。”

“小何，你少嚼舌。”我洋洋自得，“刚才你不是认同我最可靠，最有安全感吗？阿楚光看中我这点，就一生受用不尽。”

“阿楚像泥鳅，你能捉得住？”

我懒得作答。

——其实，我是无法作答。这是我的心事。不过男人大丈夫，自己的难处自己当。

我，袁永定，就像我的名字一般，够定，但对一切增加情趣的浪漫玩艺，并不娴熟。一是一，二是二。这对应付骄傲忙碌的阿楚，并不足够。

我女友，凌楚娟，完全不像她的名字，于她身上，找不出半点楚楚可人、娟娟秀气之类的表现。楚，是“横施夏楚”；娟，是“苛捐杂税”。

总之，我捉她不住。今晚，又是她搏杀的良机。她在娱乐版任职记者，最近一个月，为港姐新闻奔走。

我收工后跑到楼上采访部看电视。三十名港姐依次展览，燕瘦环肥。

答问时，其中一个说她最不喜欢别人称她为“马骝干”或“肥猪”。

我交加双臂，百无聊赖，说：“别人只称你做‘相扑手’。”

男同事都笑作一团。一个跑突发新闻的回来，拿菲林去冲，一边瞄瞄电视：“哗，胸部那么小，西煎荷包蛋加红豆！”

有女记者用笔掷他，他夹着尾巴逃掉。选美就是这么一回事，直至选出十五名入围小姐。电话响了，原来是找我：“永定，我今晚不同你消夜了，我们接到线报，落选小姐相约到某酒店咖啡馆曝内幕，我要追。你不用等。自生自灭。”

我落寞地步下斜坡。

有些夜晚，阿楚等我收工，或我等她收工，我俩漫步，到下面的大笪地消夜去。——但更多的夜晚，我自己走。遇上女明星割脉、男明星撬人墙脚、导演遇袭之类的突发新闻，她便扔下我，发挥无穷活力去追索。她与工作恋爱。

影视新闻，层出不穷，怎似广告部，无风无浪。

走着走着，忽觉身后有人蹑手蹑足相随。我以为是我那顽皮的女友，出其不意转身。

方转身，杳无人迹，只好再回头，谁知突见如花。

在静夜中，如花立在我跟前。

她默默地跟我数条街巷，干什么？我误会自己真有点吸引力，但不是。莫非她要打劫？也不，以她纤纤弱质，而且还学人赶时髦，穿一件宽身旗袍，别说跑，连走几步路也要将将就就。

“先生，”她下定了决心，“我一定要找到他，我一定要知道他的下落。”

她见我不回话，又再道：

“我只申请来七天。先生，你就同情我吧。难道你不肯？”

“你要我怎样帮你？”

“我说不上。”她为难，“但你一定会帮到我。——或者，麻烦你带一带路，我完全认不得路了。一切都改变了。”

我心里想，寻亲不遇，只因香港近年变迁太大了，翻天覆地，移山填海，五年就换风景，也难怪认不得路。

且她只申请七天，找不到那男人，自是万分失望。

好，我便帮这小女子一个忙。

“你要上哪儿去？”

“石塘咀。”

“哦，我也是住在石塘咀哩。”

“啊？”她惊喜，“那么巧？我真找对人了。”

“带你到电车站。”

一路上，她离我三步之遥。中间发觉她向我含蓄地端详，十分安心。我们报馆在上环，往下走是海边，灯火辉煌的平民夜总会。想起我的消夜。

“你饿不饿？”

“——不，不很饿。”她含糊地答。

“我很饿。”我说，“你也吃一点吧。”

“我不饿。”

我叫了烧鹅濑粉，一碟猪红萝卜。问她要什么，她坚持不要，宁死不屈。不吃便不吃。何必怕成那样？好像我要毒死她。

她坐在那儿等我吃完，付账。

然后我俩穿过一些小摊子。她好奇地到处浏览，不怕人潮拥挤，不怕人撞到她，蓦地，她停下来。

是一个地摊，张悬些陈旧泛黄布条，写着掌相算命测字等字样。摊主人是个六七十岁的老人，抽着烟斗，抽得久了，连手指都化为烟斗般焦黄黯哑。

她坐在小凳子上，瞧我一下。

“好的，你问吧，我帮你付钱好了。”

她感激一笑。顺手自一堆小字条卷中抽了一卷，递予老人。

摊开一看，是个“暗”字。她见字，一阵失意。

我也为她难过。

老人问：“想测什么？”

她说：“寻人。”

“是吉兆呢。”他说。我俩一齐望向他。

如花眼睛一亮。

她殷切俯身向前，洗耳恭听。

满怀热望。

她期望找到这个男人。是谁呢？如此得蒙爱恋。念及我那阿楚，触景伤情。

老人清清喉咙，悠悠地说道：

“这个‘暗’字，字面显示，日内有音，近日可以找到了。”

“他在此？”如花急着问。

“是，”老人用粉笔在一个小黑板上写着字，“这是一个日，那又是一个日，日加日，阳火盛，在人间。”

如花不知是兴奋，抑或惊愕，呆住了。她喃喃：“他竟比我快？”

老人见顾客满腔心事，基于职业本能，知道可以再加游说：

“小姐，不如替你看看掌相吧，我很灵的，大笪地出了名的神仙。让我替你算一算。你找的是谁呀？让我看看姻缘线——”

她伸出手来。

“呀，手很冷呢。”

老人把火水灯移向如花的手。反复地看。反复地看。良久。

“真奇怪。”他眉头紧锁，“你没有生命线？”

我失笑。江湖术士，老眼昏花，如何谋生？我想叫如花离去。她固执地坐着。

“小姐，你属什么？”

她迟疑地：“属犬。”

然后不安定地望我一眼。哦，属犬，原来与我同年，1958年出生。不过横看竖看，她一点不显老，她看上去顶多二十一二岁。即使她作复

古装扮，带点俗艳……女人的样貌与年龄，总是令人费解的。

她仍以闪烁眼神望我。

我很明白。所有女人都不大愿意公开她们的真实年龄，何况我只是一个初相识的陌路人？她还在那儿算命呢，我何必多事，侧听她的命运？到底漠不相关。

于是我识相地走远几步。

四周有大光灯亮着，各式小摊子，各式人类，灯下影影绰绰，众人面目模糊，又似群魔乱舞。

热气氤氲。

歌声充斥于此小小的繁华地域：

“似半醒加半醉，
像幻觉似现实里……”

只听得老人在算：

“属犬，就是戊戌年，1958年。”

“不，”如花答，“是庚戌年……”

我听不清楚他俩对话，因为歌声如浪潮，把我笼罩。

“情难定散聚，

爱或者唏嘘，

仿佛都已默许。
能共对于这一刻，
却像流星般闪过，
你是谁？我是谁？
也是泪……”

隔了一会，我猜想他已批算完毕，便回去找她。

——但，如花不见了！

那测字摊的老人，目瞪口呆，双眼直勾勾地看着如花坐过的小凳子。

我问：“阿伯，那小姐呢？”

他看也不看我。

一言不发，仓皇地收拾工具，粉笔、小黑板、测字纸卷、掌相挂图……
他把一切急急塞在一只藤筐中。苍白着脸，头也不回地逃走。

转瞬人去楼空。

我怔在原地，不知所措。

谁知老人替她看掌相，算出她是什么命？现两相惊逃，把我扔在一个方寸地，钱又不用付，忙也不必帮。呼之则来，挥之则去？真可恶，未试过如此：冠盖满京华，斯人独憔悴。——别再让我见到她，否则一定没好脸色。

我去坐电车。

电车没有来。也许它快要被淘汰了，故敷衍地怅惘地苟活着。人们

记得电车悠悠的好处吗？人们有时间记得吗？

电车站附近是一些报摊，卖当日的拍拖报，两三份一组，十分贬值。顺报摊往上走，便是“鸡窠”。总有两三个迟暮私娼，涂上了口红，穿唐装短衫裤在等客。她们完全不避耳目，从容地抽烟，有时还买路过的猪肠粉吃，蘸上淤血一般颜色的海鲜酱，是甜酱。数十年如一日。有些什么男人会来光顾？好像跟母亲造爱一样，有乱伦的丑恶。

正等着，如花竟又来了。

我气她不告而别，掉过头去。

她默默地在我身后，紧抿着小嘴，委屈地陪我等车。

电车蹒跚驶来，我上车。如花一足还未踏上，车就开了。我扶她一把，待她安定。如今生活节奏快，竟连电车也不照顾妇孺？出乎意料。

上到车上，除了车尾一对情侣，没其他乘客。他俩尽情爱抚，接吻，除了真正交合之外，无恶不作。

“小姐——”

“叫我如花吧。对不起，刚才我走开了一阵。你不要生我的气呀！”

“没关系啦，反正萍水相逢。难道要生气伤身不成？”我是男人，毫无小气之权利。

“你要在哪儿下车？”

“就在屈地街，填海区那边。”

“填海区？”

“是——”她顾左右而言他，“附近不是有太平戏院吗？”

“哦，太平，早拆了。现在是个地盘。隔壁起了一个大大的商场。”

见她迷惑，便问：

“大概你很久没到过那区了吧？”

“很久了。”

“在我小时候，太平戏院一天到晚放映陈宝珠的戏。我记得有一出戏叫做《玉女心》，如果储齐七张票尾字咭，可以换她一张巨型亲笔签名相的。我帮我姐姐换过。”

“谁是陈宝珠？”

“你未看过她的戏吗？”

“没有。我在太平戏院看的不是这些。”

哼，在扮年轻呢。难道我不洞悉？只要讲出什么明星的名字便可以推测对方是什么年代的人。她分明在假装：我看的不是这些……以示比我后期出生。我只觉好笑。

这女人，自以为聪明。其实我早知她的生肖。

“那你看的是什么戏？”

“更早一点的。”

我愕然，那么我错估了。更早一点？于是我开玩笑地数：

“《三司会审杀姑案》？《神眼东官认太子》？《十年割肉养金笼》？《一张白纸告亲夫》？《沉香太子毒龙潭救母》？《清官斩节妇》？《节妇斩情夫》……”再数下去，我仅余的记忆都榨干了。

“不不。我看的是大戏。太平戏院开演名班，我们一群姐妹于大堂中

座。共占十张贵妃床，每张床四个座位，票价最高十二元。”她开始得意地叙述，完全没有留神我的反应。

她继续：“那时演《背解红罗》、《牡丹亭》、《陈世美》……”

在她缅怀之际，我脸色渐变，指尖发冷。

“你是……什么人？”

她蓦地住嘴，垂眼不语。

“你是……人吗？”

她幽幽望向窗外。夜风吹拂着，她鬓发丝毫不乱。初见面时，我第一眼瞥到的，是她的秀发，以啫喱膏悉数蜡向后方，万分帖服——看真点，啊，不是啫喱膏，也许是刨花胶。她那直直的头发，额前洒下几根刘海，哪里是最时髦的发型？根本是过时。还有一身宽旗袍，还有，她叫如花。还有，她完全不属于今日香港。我甚至敢打赌她不知道何谓一九九七。赔率是一赔九十九。

我恐怖地瞪着她，等她回话。

她不答。

她不知自哪儿取出胭脂，轻匀粉脸，又沾了一点花露水。一时之间，我闻到二十多年来未曾闻过的香味。

我往后一看，那对情侣早已欲仙欲死，忘却人间何世，正思量要不要惊动鸳鸯，以壮胆色。如花已楚楚低吟。

“去的时候，我二十二岁。等了很久，不见他来，按捺不住，上来一看，原来已过五十年。”